



战地年味

■ 剑 钧

记忆 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过年了,望着窗外火红的灯笼,喜庆的窗花,我不由得想到了年味。年味也是有颜色、有情感、有时代气息的。如今,从物质生活上讲,似乎天天都在过年。但我想说的是久远年代,老一辈那带有浓浓火药味的年味,它不只是我们的精神滋养,更是我们的宝贵财富,值得我们一代代去追忆。

我文学创作的恩师王磊先生,曾不止一次给我讲过沂蒙山的故事。1947年1月2日,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主力在打完宿北战役后迅速转移,又打了一场鲁南战役。战役持续了整整19天,最后一仗在枣庄打响。他清楚地记得,打下枣庄那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九,再过两天就是大年初一,但他们丝毫没有快过年的感觉。因为从前线陆续送来大量伤员,医院里忙得几乎日夜颠倒。

他在《沂蒙山回忆:有我就有你》中写道:“悬崖峭壁盘石路,老虎洞里乱云飞,七处挂彩伤情重,口渴伤痛昏昏睡。醒来举手喊杀贼,不知身在沂水北……”

王磊所在的沂蒙山后方医院距枣庄约200公里,虽远离前线,但听前线下来的伤员讲,腊月二十九那天,我军向枣庄方向发起总攻,连克枣庄外围郭里集、齐村等多个据点。敌我双方对枣庄市区展开逐堡逐屋的争夺,每前进一步都有战士倒下,鲜血染红了一条条巷道。这一仗一直打到第二天下午,终将敌整编第51师师部和两个团歼灭,挫败了敌人进攻临沂的计划。

王磊和医院的医护人员忙得好多天都没睡过一个囫圄觉了,要不是支前老乡翻山越岭送来白面和饺子馅,他都把过年这事给忘了。他笑着说:“我那会儿不到19岁,还会包饺子。看到大娘大婶帮忙包饺子时那慈祥的脸庞,好想喊她们一声‘妈妈’。”

除夕之夜,王磊一直在临时搭建的医疗帐篷里忙碌。他和伤病员一起吃过年饭后,又与战友们说笑着分享了前线传来的捷报。夜深人静时走出帐篷,抬眼望着月光下的沂蒙山,大战后的旷野显得那般清冷萧瑟,然而他的心却是热的。鲁南战役,沂蒙山支前大军分三路支援子弟兵,仅鲁南一带就组织了60多万民工。他们推起小车、人背肩扛,为部队送粮草、运弹药、抬伤员……这一幕幕画面犹如沂

河的浪在拍打着心灵的堤岸。他独坐在一块岩石上,耳边萦绕着他包饺子那会儿与邻村杨大娘的对话。

“大娘,您和我们过年三十,连家都顾不上,我都不知说什么好了!”王磊拿起一张饺子皮,动情地说。

“傻孩子,话可不能这样说。”杨大娘一边示范着包饺子,一边盯着他的眼睛说,“忘了吗,你到俺村帮俺家种麦子的事了,一家人可不许说两家话呀。”

一句话说得王磊眼睛湿润了。沂蒙山的山、沂蒙山的水,养育了沂蒙儿女,也养育了人民子弟兵。沂蒙山的父老乡亲为了中国革命,不光献出了他们的粮食,他们的财物,还献出了他们的子女和他们的热血。离开沂蒙人民的支持,就没有鲁南战役的胜利啊!

于是,他想起那首歌颂沂蒙山。正月里相对平静。但战役间隙的宁静,往往预示着更大的风暴。他就是在短暂的战地年味中嗅到了一股别样的气息。

在他救治伤员的闲暇之余,他借闲到了陈登科的《活人塘》(杜大嫂),王希坚的《黑板报上写诗歌》。他就是吟着被延安《解放日报》誉为解放区“孩子诗人”苗得雨的诗,突然有了写作的冲动。从此他走进了另一个世界,那是解放区里的文学世界。

离开科尔沁12年了,但我心中始终装着那片广袤的土地。每逢春节,我都从北京回到草原小城。就像白云总爱眷恋蓝天,就像牧歌总爱萦绕天边……

那年除夕夜,我和爱人回到当地军干所岳母家,一家人围坐一圈包饺子。岳母在一旁慈祥地看着我们说笑,不时地插上一两句。我心血来潮地问了句:“妈,打仗那会儿,过年也吃饺子吗?”这话勾起了岳母的思绪。

1947年7月,19岁的她走进了内蒙古军政学院。这是一所设在乌兰浩特、由乌兰夫任院长的学校。她所在的二分队是女学员分队。

离开家,第一次在外过年,她还觉得挺新鲜。包饺子时,没有擀面杖,就从男学员那边要来酒瓶子擀饺子皮。女学员们在一起总是叽叽喳喳的,那饺子包得也是五花八门。

“饺子是牛肉馅还是羊肉馅的呀?”我原以为军政学院办在遍地是牛羊的大草原,是少不了肉吃的。

没想到岳母却笑着说:“哪有肉啊!我们包的全是白菜馅,连酱油都没有,可吃起来还挺香。当时很少见到细粮,上顿下顿吃的都是小米、高粱米、玉米面,外加

白菜、土豆和咸菜疙瘩,菜里连个油花都少见。好在大年初一吃了顿大米饭,还有猪肉炖粉条,算是改善生活了。”

春节前,乌兰夫校长给学员们讲授了《内蒙古革命史》,谈到只有靠共产党,多灾多难的蒙古族人民才翻身得解放。除夕夜,分队召开了联欢会,学员们跳起了蒙古舞,唱起了蒙古族民歌。好多领导也参加了,他们大都是来自延安和关内解放区的老八路。胡昭衡和夫人林以行还即兴演唱了陕北小调《抗日将士出征歌》。

岳母是部队文工队出身,我以为她也唱了蒙古族民歌。结果我又猜错了。岳母自豪地说,她唱的是京剧《武家坡》选段。

1948年4月,岳母从军政学院结业分配到内蒙古骑兵第一师政治部文工队。不久,这支骑兵部队参加了辽沈战役,配合东野第十纵和第一纵第三师在黑山、大虎山一线,胜利完成阻击廖耀湘兵团西进增援锦州和南退营口的任务后,又奉命追歼国民党东北骑兵第1旅苏和巴特儿匪帮于卓索图和昭乌达盟。之后,师主力部队开始在锡林郭勒盟追剿胡图凌嘎匪帮。1949年的春节,岳母所在部队是在冰天雪地的锡林郭勒草原度过的。

大草原的冬天,肆虐的雪花、刺骨的寒风,仿佛把空气都冻僵了似的。岳母与战友们风餐露宿在草原深处,她身穿棉军服,头戴羊皮帽,脚穿棉乌拉,虽然套着毡袜,可还是把脚冻伤了。除夕之夜,师文工队给前线战友献上了一台文艺节目。岳母主演了小话剧《光荣灯》。

内蒙古骑兵第一师历时半年征战,终于将胡图凌嘎残匪全歼。胜利后,岳母和战友们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蒙古馅饼。她意犹未尽地说,那个馅饼的味道真是好极了!

我的父母当年都曾“雄赳赳、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”。不过,我今天不是写父母在朝鲜过年,而是想起了一位志愿军老兵。

1950年10月,21岁的涂伯毅随所在的第42军作为第一批入朝部队跨过了鸭绿江。当时,骄横的敌军并没料到中国出兵会这般神速。11月初,敌纠集了5个军22万兵力,从东西两线发动“圣诞节攻势”,狂妄叫嚣:“圣诞节前结束战斗,让士兵回家过圣诞。”

部队首长来到阵地前大声地问:“同志们,让不让敌人过好圣诞节呀?”涂伯毅和战友们们在战壕里齐刷刷地吼道:“不让!”

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。而我栽种的菖蒲亦如松柏经受了“岁寒”的考验。“申申如也,天天如也”地彰显着自在。

哦,菖蒲,你背井离乡移身至此,依然“忍寒苦,安淡泊”。既能小隐隐于野,又能大隐隐于市。想想我的经历,何尝不是?孩童之际离开故乡,迁居北京。走出校门又进军营,在大西北“山上不长草,风刮石头跑”的艰苦环境中驻防……军旅16年之后复转回京,故又重新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,一切从零开始,边工作、边苦读、边写作。通过自考拿了文凭,辗转调入北京晚报。18年后,光荣退休。虽是近黄昏,却是人生无限好。

门前和窗上,早早贴好了大红春联和福字。转头看菖蒲,悠然自娱。不由笑问:我们是知音?

到了晚上,揣着父母给的压岁钱,饭也顾不上吃,一溜小跑叫上小伙伴,到村口的杂货店买上一大兜的鞭炮、擦炮、摔炮和小烟花。初生牛犊不怕虎。调皮捣蛋的我们将点燃的鞭炮放入易拉罐,有时扔进池塘或甩向人群,行人一不小心就会被“炸”个正着。路过的大人边走边吓唬着我们:“小孩儿别放了,再放就把你们抓起来!”小伙伴们拼命地跑散开来,可没跑多远,鞭炮声又响了。喜庆的年夜里,小伙伴们清脆的

感念 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二和回家过年时顺路到延安枣园的商场停下车,买了一些窗花带上。二和在延安西北部的一个地方工作,这一年他赚了好几万。要回家过年,他迫不及待地往家赶。下高速转到通往老家的乡村公路上,公路两旁崭新的窑洞和楼房看上去好像都已做好了过年的准备。

二和有两个孩子,大儿子已成家立业,二儿子在外当兵已经6年了。家里自留地靠妻子一个人打理,种的蔬菜足够自家吃。山坡上的土地种了树,每年拿着国家的补贴,可美了。二和的妻子说,如今国家好了,咱们老百姓也好了。

二和说话自带喜感。有天在山上作业,一口油井排油池里的泥浆即将溢出来,眼看就要流到池子外面,几名工人赶紧铲土围堵,不料又被冲出一个豁口。泥浆的冲击力太大,铲土难以堵住,这时二和不顾一切地扑上去,用身体挡住了豁口,其他人迅速堆起沙袋。豁口是堵住了,从泥浆里爬出来的二和却浑身泥水,大家说他像兵马俑。二和露出白白的牙齿笑着说,我可是一个活着的兵马俑。

今年,二儿子在部队立了三等功。这天,文武都把奖状送家来了。村里人来了,都纷纷祝贺。满屋子的喜庆又增添了过年的气氛,二和特高兴。

二和厚道又勤奋,每次回到家都会把村里上坡的那段路修整一番。这段路临崖的那面石墙,就是他从河滩里背来一块块石头修的。二和说,路上天天要走路,一天没路,村里人就没办法过日子。村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去了,留在村里的基本都是年长者。二和只要有时间,就要细细端详这段路有没有受损,要不要补。有一年,二和刚好跟回家探亲的二儿子同时到家,父子俩连续几天都在修路。村里人说,这段路应该叫“二和路”。那次儿子砸石头时,手臂还被划开一条口子。二和要带他去村医务室包扎,儿子笑着说,这算个啥事啊,平时训练练的皮肉苦比这多多了。

好日子的到来,让二和获得了满满的幸福感。过年前夕,二和给二儿子打电话,说给他快递了一大包家家的红枣。儿子说,部队上啥都不缺。二和说,你都三年没回家了,一定想老家的红枣了!儿子也从部队寄回了东西,里面还夹带了几片胡杨树的叶子,特意说是给大哥家的侄儿和侄女的,希望他们长大了像胡杨一样坚强奋进。

立春这天,空气里仿佛有了春天的味道。二和拿出一张窗花贴在这段路的

窗花贴在春风里

■ 郝 随 棣

一块石头上。村里人都开心地聊着,说这些年到处都在变呢,人变得多了笑容和自信;路也在变,变得更宽敞平整;住的窑洞在变,喝的水在变,穿的衣服、吃的饭都在变。连看的电视、扭的秧歌也在变,都变得越来越好了。

年味越来越浓了。红对联、红灯笼、红窗花,在村子里争相呈现出吉祥的色彩和图案。伴随着乡村的爆竹声,整个村子已经沉浸在喜庆的“中国年”里了。

二和与邻居老王说,你看看咱村里所有的窑洞都由政府重新粉刷修整,家家户户的窑面子和门窗都是新的,自来水也接到每家的水缸前,一下子解决了祖辈靠担水吃的大问题,看病花钱能报销,学生娃娃念书都不掏钱。这福分,都被我们赶上了。

二和又拿出一张窗花贴在了村口。他说,今天所有的公路和大山都要过年了,包括天上飞的鸟,地上长的树也过年了。

这时阵阵微风吹过,二和接着说,窗花不管是贴在窗子上还是贴在哪里,其实啊,就是贴在春风里。只要贴在春风里,那就是贴在神州大地的江山草木中,贴在了城市农村的门扉上,也贴在儿子从军的那个哨所上了。

有人看见,当二和说到儿子的哨所时,脸笑成了花。

刊头设计:贾国梁

山河守岁人

■ 王 宁

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一句“回家过年”,总会牵动着亿万中国人最温馨的情愫。过了腊月初八,就有浓浓的年味了。小时候总是盼着过年,掰着手指数,数着日子盼。因为过年就可以挂灯笼、放鞭炮、吃炖肉、穿新衣裳……幸福其实很简单。

在我们老家山东,春节拜年时晚辈要给长辈磕头。至于磕头的礼节起于何时,老辈人也说不清。反正是祖上留下的这么一个礼儿,一辈传一辈。我年纪小的时候,经常和同辈的兄弟们一起去拜年。有他们在前头领着,见他们给长辈磕头,我也跟着磕头。转一圈下来,农兜里装满了瓜子、花生和糖块,有时还会得到一两角的压岁钱。虽然膝盖磕得生疼,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。

我小时候最喜欢去三个姑姑家拜年。三个姑姑待人特别和善,都能做一手好菜。离开时,她们一定会给我们分发压岁钱的。如果我和姐姐、弟弟推辞不要,她们就装作一脸不高兴的样子,说:“这压岁钱是给你压岁,保佑你们岁岁平安,怎么能不收呢?谁要是不收,明年就别来了!”我们只好收下了。一圈儿下来,我和姐姐、弟弟个个都是小腰包鼓鼓的。回去的路上,大家各自盘算着这笔“巨大”财富的用途。可当我们一到家,父母就哄说要代我们保管这笔压岁钱,说是先帮我们收着,其实后来都充当我们的学费了。

到了晚上,揣着父母给的压岁钱,饭也顾不上吃,一溜小跑叫上小伙伴,到村口的杂货店买上一大兜的鞭炮、擦炮、摔炮和小烟花。初生牛犊不怕虎。调皮捣蛋的我们将点燃的鞭炮放入易拉罐,有时扔进池塘或甩向人群,行人一不小心就会被“炸”个正着。路过的大人边走边吓唬着我们:“小孩儿别放了,再放就把你们抓起来!”小伙伴们拼命地跑散开来,可没跑多远,鞭炮声又响了。喜庆的年夜里,小伙伴们清脆的

心香一瓣 情至心处诗最美

日子总是过得飞快,眨眼又过年了。经历了数十年里最冷的寒冬,小区的片片绿竹都被冻蔫了。只有我栽到窗外的一丛菖蒲依然绿着,且生机勃勃,似要给这新春增添气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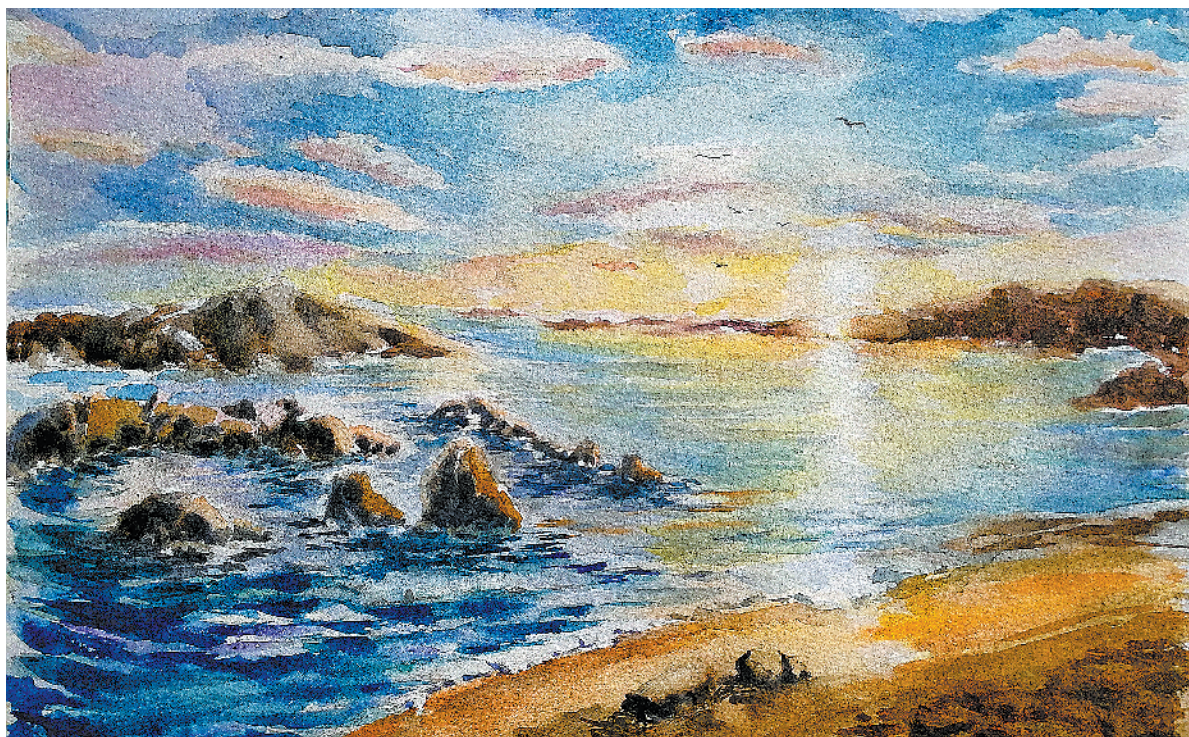
“千磨万击还坚劲,任尔东西南北风”,本是板桥先生赞颂青竹的,如今却让我栽种的菖蒲取而代之了,不知板桥先生若知此事会做何感想。

说起这丛菖蒲,还是前些年安徽黟县的友人在他家后山上挖来特意快递给

我的。友人知我醉心文墨,遂以“无菖蒲不文人”的诙谐凑趣。我心悦,开始还悉心照料,栽到一个漂亮的花盆中侍候。后来,因频频出游,怕菖蒲无人照料而干枯,索性将其移栽到窗外。下接地气、上仰蓝天,回归自然的菖蒲该不会有性命之忧吧?虽然这样安慰自己,却依然在外出之日心中惦念,且惴惴不安。故每次归来,放下行李就去照看。没想到人家仇哉游

活得很自在。从此,菖蒲相伴于我书房的窗外。

春天百花争艳的季节,她不争不抢,默默地独守窗外;夏天,我播种的喇叭花争相竞放之际,她躲在喇叭花映下不显山、不露水;秋天,当红叶和银杏惊艳登场,她依然厮守吾窗“爱清孤”;然而,冬天来了,万木凋零之际,菖蒲却挺身而出,“寸茎苍翠冠峥嵘”。



霞光满天(水彩画)

褚雁作



长 征

第 5104 期